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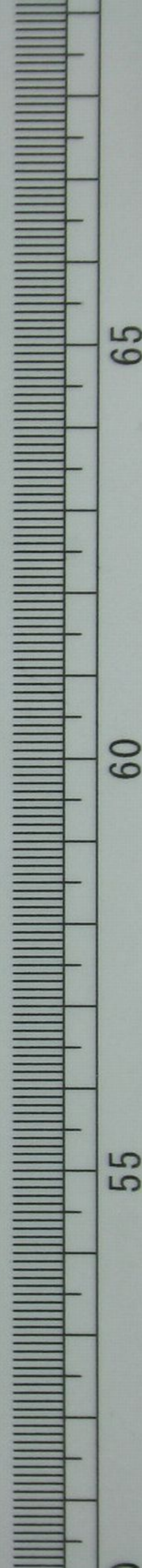
廣治平畧續編

自六
至八
止

413

673

8



明 1 13
號 673
卷 8-8

廣治平略補編卷之六



平江 蔡方炳九霞之本

天正
花房仙丈
武寧
贈

薦辟篇

周代薦辟

古○之○道○上○延○乎○下○下○信○乎○上○上○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于○
得○宜○為○天○子○者○薦○之○于○天○諸○侯○得○宜○為○諸○侯○者○薦○之○于○王○大○夫○得○
宜○為○大○夫○者○薦○之○于○君○士○得○宜○為○士○者○薦○之○于○有○司○而○至○其○尊○德○
樂○道○之○士○則○不○難○以○立○繩○玉○帛○起○之○缺○畝○而○加○之○大○位○是○故○自○虞○

廣治平略補編卷之六薦辟篇

廣雅釋義卷之六
延畹咨庸命而師錫有錄若采俾人而魯曰伯禹此薦舉之始也
商湯三聘于莘野武丁形求于傅巖此徵聘之始也沿及成周雖
以學校養士以俊秀升才而推薦之道不少偏廢是故周公之爲
相也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
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十人官朝者萬人其急
于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猶恐失天下之士故
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衷降及春秋此風不替齊桓公
因鮑叔牙之薦雖有射釣之仇卒用管仲晉文公因勇犯之薦而
使虞子美爲西河守吾不以私憾害公義也秦穆公舉百里奚于

飯牛之下以爲上卿公孫支取雁以賀孫叔敖因虞兵子之薦楚
莊王以爲令尹虞丘子家干法叔敖執之虞兵子喜而入見王曰
敖果可使持國政也奉法而不黨施行而不軌可謂公矣莊王曰
夫子之賜也已晉問公問可爲南陽令者祁黃羊對曰解狐可是
雖仇亦薦焉又問可爲國之尉者祁黃羊對曰午可是雖子亦舉
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祁
黃羊可謂公矣趙文子爲政于晉國所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追于戰國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
焉克曰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與窮視其所不爲

田此觀之可知矣。文美曰：先生出，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璜。翟璜曰：吾聞君問相于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璜作色不悅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三事內史觸所任也，而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于季成？李克曰：不知季成子。季成子食采于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被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于是翟璜內慚，不出三月。齊威王之時，成侯弼善舉士，王嘗遊于瑤臺，卿來奏事，從平羅綺甚衆。王曰：國至貧也。

何出之盛也。王問之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樂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二子爲冥州，而燕人給性，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即墨，而于齊足，究忌舉比，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後宣王時，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于宣王。王曰：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比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槔于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畢黍梁父之陰，則郤車而載耳。夫物各有時，今髡賢者之時也。王

求士于冕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冕將復見之，豈特七士哉。昔子貢問于孔子曰：誰爲大賢乎？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對曰：進賢爲賢。子曰：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進賢爲美，逾身之賢，矧復抑賢者乎？故禽默碎首以明百里比郭，刳頸以伸晏嬰，所以致命而不辭者，爲國薦士，滅身無悔，忠之至也。德之難也。

兩漢薦辟

漢初薦士無定法。蕭何薦朝信，魏無知薦陳平，而宰相列矣，皆得

薦。後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參爲相，故舉事無變更，一遵何之。綽束他如張孟則灌嬰薦之，賈誼則河南吳公薦之，魏尚則馮唐薦之，孟舒則田叔薦之。故能將相得人，中外稱治。平焉。武帝初年，除吏之權盡出宰相，又有繆舉之罰。竇嬰田蚡推轂薦人或起家至二丁后，權移人主。武帝嘗謂蚡曰：君除吏竟未，吾亦欲除吏，何如？嗣是帝欲除殺其權，恐不知其人可用，遂置待中爲加官。除宰相外，皆帶之朝夕在側，以薦導人物。一時爲待中者，若嚴助之薦朱買臣，衛青之薦王孫儂，楊得意之薦司馬相如，漢之得人于斯爲盛。然公孫弘爲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一曰致賓館以待

大資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
贊佐理陰陽者處致資之館其有材堪九列以將軍中二千后者
居翹材之館其一行之士一方之藝者居接士之館躬士菲薄所
有俸祿皆以給之鄭當時字莊爲大司農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
門下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吏皆若不及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
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爲然稱鄭莊韓安國者爲人大略所推者
皆賢于已者下梁舉壺遂滅固名皆天下名士亦以此稱之嗣
張安世韓增皆引薦得人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大帳以爲舉
資達能豈有私謝耶大抵當時除縣令以上赴尙書調選其餘郎

縣之屬吏至于公府之掾曹各自辟于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
以下亦皆得以自士是以朝廷無銓選之勞官府有薦資之實資
否勤惰各察其所居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吏拔于州縣者然
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掾曹然後爲朝廷所用推而至于公卿之
曰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宣爲佐曹掾史高領尙
旨辟佳衡爲議曹吏此曹掾之辟于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
陳蕃爲別駕王渙以方城令而辟仇覽爲主簿此僚屬之辟于郡
縣者也至若河南守舉薦賈誼益州首舉王褒是郡守薦士也曰
府舉辛湯五府舉段會宗是公府薦士也暴騰之以直指薦雋不

疑○關○崇○以○執○金○吾○薦○龔○勝○何○其○薦○士○之○實○也○然○薦○舉○之○路○雖○廣○而○同○坐○之○法○則○嚴○是○以○累○多○得○人○職○此○之○故○後○漢○光○武○初○詔○三公○至○州○牧○歲○舉○茂○才○孝○廉○郡○國○守○相○未○滿○歲○不○得○察○舉○則○薦○舉○漸○有○法○矣○是○故○如○伏○湛○之○智○略○謀○慮○朝○之○涸○疲○則○杜○詩○薦○之○謝○夷○吾○之○德○量○績○謀○等○于○管○晏○聞○弘○道○與○倫○乎○京○史○則○第○五○倫○薦○之○龐○參○之○勇○謀○不○測○有○魏○尚○之○風○劉○愷○之○道○之○博○倫○為○百○僚○景○式○則○樊○準○陳○忠○薦○之○黃○瓊○之○耽○道○樂○術○清○亮○自○然○李○固○之○潔○曰○忠○貞○卓○冠○古○人○則○即○顯○見○之○邊○讓○之○心○通○性○達○見○本○知○義○皇○甫○規○之○仗○節○威○行○御○眾○忘○克○則○蔡○邕○薦○之○是○皆○其○卓○然○者○至○若○左○雄○之○薦○周○舉○為○尚○書○也

後○雄○為○司○隸○校○尉○舉○憑○直○任○將○師○舉○以○直○常○坐○委○在○受○罪○遂○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汚○也○雄○曰○選○君○邊○所○以○自○伐○也○举○曰○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雄○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是○時○雖○行○薦○舉○九○重○聘○召○自○光○武○以○安○車○玄○纁○聘○故○人○嚴○子○陵○于○富○春○澤○中○至○而○不○屈○卒○遂○其○高○順○帝○時○又○備○立○纁○玉○帛○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得○失○急○登○登○之○舉○虛○降○已○之○禮○于○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備○拂○中○襜○褕○以○企○旌○車○之○招○矣○後○延○禧○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闕○京○兆○韋○著○潁○川○李○曇○俱

德行純備高尚不應公府之辟尚書陳蕃胡廣等上疏薦之桓帝乃以玄纁安車備禮聘之並不至然方其初徵之時朝廷待若神明至竟無他異則聘召之典亦不過彰朝廷尊賢之美耳三国時諸葛亮治蜀尤集思廣益時捷為太守李嚴辟楊洪為功曹嚴未去捷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榮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謂其能盡時人之器用焉

晉朝薦辟

晉武帝時羊祜所進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息私門吾所不取也且薦杜預自代卒成平吳之功其後權浸下移勢位之

家更相薦拔有如互市而唯渡江後孝武帝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計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比方者謝安以兄子侄應詔郗超聞之嘆曰安之明乃能違眾推親位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眾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佐其在桓公府見其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位卒敗秦兵成功于淝水云時庾亮每屬桓彝竟一淮吏部後爽過與縣宰東海徐寧通博問涉爽曰人曰曰為卿得一吏部矣亮聞其所在爽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為薦之即遷吏部竟歷顯職謝必居官諫議不妄薦士或薦士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遣之所薦雖

少而無不顯者。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閭粗有才華。未為時所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白折簡寫之。謂珪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其獎成。無惜齒牙。餘論若此者。雖朝廷延微辟盛。與而亦可受進賢上賞者哉。

唐代薦辟

唐太宗初為秦王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之才也。大王經營四方。舍如晦。無可與其功者。因袁留幕府。後即位。嘗令羣臣舉賢。封德彝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排不盡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

古之致治者。豈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無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桂平人馬周客遊長安。舍于中。即將常何之家。會以早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問之。何封曰。此臣家客馬周。房臣具草爾。上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為知人。賜絹三百疋。又嘗謂房玄齡曰。公為僕射。當助朕訪賢才。比聞閣牒訟數百。豈暇咨訪人才哉。其股干汲用。始此。高宗乾封中。屢責侍臣。以不進賢。良宰相李安期進口。聖帝听。王莫非勞于求賢。遂于任使。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天下之廣。豈無英彥。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遭讒謗。以為朋黨。沉屈者未伸。而在位

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為納默若虛已招納務于搜訪不思親
仇唯能是用讒毀不入誰不謁誠此皆事由朝廷非臣等所能致
也上深然之後武后擅國一日問狄仁傑曰朕欲得一佳士用之
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
封曰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材也太后擢柬之為洛
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
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姚元崇
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卒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
問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初狄仁傑之入相也婁師德實

薦之而仁傑不知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仁傑進曰臣嘗
與師德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
可謂知人矣仁傑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色容久矣及至德
乾元以後天下戰討啟丐填委故官賞繆烝永泰間崔祐甫為相
則薦唯其人不目疑畏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
曰人言卿擬言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
必悉其才行如不與交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為然德宗時陸贄秉
政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
所引皆親黨指賂遺無實才帝諒詔宰相自擇贄奏言今之所謂

唐書卷之六 薦賢篇

臺省長官者陛下簡擇輔相多出其中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
後位宰相則能擇天下材乎今釋宰相以重于庶品選長官以愈
于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
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嘉之然卒停薦士詔憲宗謂宰相
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私之親故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
不諳其才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
士之美賢才有沉寘之嘆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
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正如卿言李吉甫同平
章事謂中書舍人裴垕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息至

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拔識君有精鑒願悉
爲我言之垕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
吉甫爲得人時有言李絳私其同年者上結絳曰人于同年固有
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于情何有宰相職在
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當用之况同年乎
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按隋時海內一命之官
並出于朝廷州郡無復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効一官者苟非
宿登仕殿則雖見知于方鎮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牧其用至
唐則仕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爲

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村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
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辟韓退
之是也有疆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胤之于石洪温造張搏之于
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庶之于栢耆杜陌之于罕
謙是也有上書而得官者

員半千之類是也有潛居而
召用者如陽城李渤之類是也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
府之士惟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後偉以補王官之
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擥以得度外之士而
士之偶見遺子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于幕府取人之道所以

廣也後世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仕者不可辟
其可辟者護拘以資格限以舉王蓋去古法愈遠而倜儻跼蹐之
士其不諧尺繩于科自受羈梏于銓曹者少得以白達矣

宋代薦辟

宋朝科目既設猶慮不能盡更天下之才或韜晦而不屑就者往
往命州郡搜羅而公卿得以薦言若治平之黃君俞熙寧之王安
國元豐則程頤元祐則陳師道元符則徐積皆卓然較著者也熙
寧三年諸路搜訪行義為卿里推重者凡二十有九人至則館之
太學而劉蒙以下二十二入該舍人院賜官有差亦足以見幽隱

必達治世之盛也。其後應詔者多失實，而朝廷亦厭薄之。高宗垂意遺逸，首詔尹諄以處士入講進。其後東帛之聘，若王忠民之忠節、張志行之高尚、劉勉之胡憲之力學，則賜出身俸教授本郡，或賜處士號以寵之。所以振清節厲頹俗如徐庭筠之不出、蘇雲卿之晦跡，世尤稱焉。寧宗慶元間，蔡元定以高明之資講明一代正學，以尤袤揚萬里之薦召之，固以疾辭。理度以後，國勢日迫，賢者肥遯，迄無聞。謂致薦舉之制，初上自侍從大臣，下至常參官，又下至部使者、郡守，又下而至監當、知縣之陞為朝官者，皆得以薦舉。其路至廣也。有歲舉有御禮舉，有一人歲舉數十人者，有不限之

以數者，其為員至寬也。侍從舉四員，而本道博運使副所舉或一二員，皆得以引對磨勘。其為法至略也。自天禧罷監當，朝臣舉官之制至寬。元康定又罷常參薦舉，治平御史知雜以上又罷薦舉。至熙寧又併監郡舉官罷之，而路治狹矣。仁宗康定雖詔定內外臣僚薦舉之數，而諸路薦舉屬之監司，其不限之以數猶故也。其後皇祐懲張易濫舉之弊，又併部使者舉員差定之，而員始拘矣。增四考為六考，增舉者四人為五人，所覈益密矣。尤以選人選官為重，引對之際，予奪抑揚不專于有司之法。陳琪用薦者十餘人，知其為寵籍之摺，則抑之。胡宗堯用薦者十餘人，知其為胡宿之

子則抑之李師錫用薦者二十餘人知其爲王德用之姻則抑之
且曰朕設保舉以寵天下士今但勢要者得孤寒之士何由而進
哉其時之大臣公于薦舉則亦有可言者初趙普嘗薦一人太祖
不用明日復奏又不用明日又以其人奏太祖怒取奏牘碎裂之
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必得俞允乃退太宗時呂蒙正爲相夫
袋中有冊子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時即疏之悉分
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
爲相文武百官莫稱職後致政居洛帝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
用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可用有侄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

帝記其語遂大用之王且爲相于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其所
薦引人未嘗知其後公薄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
廷之士多公所薦者王曾爲相士大夫有以差遣爲請者公察其
可用必正色却之旣而擢用絕口未嘗與言子弟曰獨不使之知
乎公曰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是我徇私請而徇私恩也恩欲
歸已怨使誰歸韓琦屢薦歐陽修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
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于唐而
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謗
必及國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生平喜用知名士

或不識其面既用之其人亦不知其所薦初范仲淹上宰相書言
朝政得失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爲館職曾謂
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不薦斯入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
淹也殊從之孫抃爲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入問曰公
未嘗與二人相識遽薦之何也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
面臺官耶後人皆以風力開天下孫晚爲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
輔政惟薦一臺官爲無愧耳富弼之論西事有曰有才德者然後
知人之才德無者薦必憎忌歐陽修言三弊亦曰守廉謹者舉清
幹之人賦污者舉貪濁之人轉私者舉請求之人太宗嘗語大臣

曰若不擇舉主何田得賢真宗嘗誦近臣曰不若行擇舉主以類
求人此擇舉之法也大抵盛時公道著明大臣知薦賢報國而已
士大夫知行已律身而已上以公取下以公進一毫之私心不與
焉故劉安世以不通溫公之書而被擢則恬退者進張師德以兩
詣王相之門而見卻則奔競者退論薦如此尙何議哉然則被薦
者如之何曰范仲淹之于晏殊以不稱爲羞若此者可以受所薦
矣未被薦者如之何曰呂舜從常調勤于政事乃所以求知若此
者可以得所薦矣噫薦人者不私所薦被薦者不謝所薦未被薦
者不干所薦又烏有舉薦之失實哉南渡後急于得人薦舉類行

一時臣僚咸相汲引及虞允文為相懷袖常有一小方冊自曰村館錄一時得人之盛有慶曆元祐風夫宋代法令始密科場條貫如縛胥吏鄉舉里選之意纖悉無遺然其初時猶有度外之事如陳乞之息聘召之禮元祐經行之舉三舍行藝之規則其意亦知徒文之不足以盡士矣故孔復蘇洵之月雷簡夫姚嗣宗之官猶出于常法之外然法已一定雖或少出常度然亦千萬中一二耳須吏之才行固不足以勝二百年之科自也

明代薦辟

明制罷薦舉獨行科舉之法命有司以防奸欺設軍卒以檢懷挾

功名之士不拘小節固不以為嫌彼恬退高蹈之士必不屑就大抵科目固足以得士亦豈能盡得天下之賢中人以下之資可以利誘若學際天人道全体用者安肯泐榮辱于三場競是非于寸管哉當于科目之外別立薦舉之法若寧行兼脩肥遯林泉不求聞達不屑科目者聽所在保舉待以不次夫如是不徒有以獎拔恬退而野無遺賢之美溢于唐虞矣明初令有司保舉人材即古鄉舉里選之遺意太祖初定金陵徵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洪世元年上取婺州路徵王禕為省掾商略機務九月詔起懷才抱德于巖穴之士遺夏原吉詹同魏

觀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六年命禮部訪求賢士于天下有司以礼起送至京是年罷科舉專用辟薦其目有經明行修有懷才抱德有賢良方正有人材有孝廉鄉舉于朝而各省貢士皆業大學以次除用蓋罷進士科者十有餘季十二年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十三年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于是赴京者八百六十餘人命各授以官尋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才人材必由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全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聲名著于州里之人先從隣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與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十九

年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郡縣礼送至師上論礼部即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致至于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文王用呂尙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概以耄而棄之也若季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于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二十五年九月徵方孝孺至初孝孺以學士吳沉薦詔徵至京初上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孝孺獨不註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為子孫光輔大平足矣遣還至是讓徵至上曰今非用孝孺時乃除漢中府教授蓋太祖立國時省臺要地俱以

熟舊充之其所聘用如劉誠意宋文憲輩雖祇寄優崇而頗循資序自明鄭之後郡臣鮮當意者法網嚴密誅斥相總而學士大夫亦多所引避于是不受高爵越資以牧天下之賢後而有朝徒步暮金紫者一時輪旌玉帛交馳于四方慈惠之師明察之長各体上意舉所知以備採擇如王緯許元王天錫以李文忠薦桂彥良以徐本薦劉三吾以茹常薦開洛以安然薦天下應徵至者如響秦從龍自鎮江往孔克表自温州往東廸自寧國往梁寅自臨江往陶凱宋訥劉崧之俦鱗次畢集鮑恂全思誠余詮張年各人見命坐加以咨諏至若陳遇之薦以秦從龍郭傳之薦以未景濂稱

板茅彙征焉以其元故臣寧死不肯出者顏子中也以老成明經抱病不赴試者黎貞也雖其公就不同豎立各異然一時舉髦起與濂而耀光明斌斌盛矣時又有孝廉人材及郡縣貢士若富戶耆民皆得召見稱旨即擢不次蓋立賢無方知此建文初詔舉優通文學之士永樂元年敕內外諸司各舉所知時有于戶奏薦士者廷臣以其違制宜罪之上曰下令求賢武臣不與命者蓋慮其不學昧于知人今能薦士是亦忠君愛國之心曷用罪之昔馬周因常何而進今所薦者亦徵來試之果有才一体授官不則罷之洪熙中建弘文閣舉吳訥于儒醫宣德時所徵士有盧忠應薦于廣治平略補編卷六薦辟篇

史言其軍藉當補伍。上曰與其戎伍得人何如學校得師。擢爲太
平府學訓導。三年朔州知府張謨奏舉軍中子弟楊鑑等有志操
堪任使吏部言非例。上曰安知軍伍中無奇才異能。召至京考少
五季上與學士楊溥等語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大抵全才者少
明此者或不明于被善始者或不善于終而一言薦之豈能保其
終身故亦難乎舉之者矣。大抵欲得賢才當厚教養之法教養有
道人才自出若但責效于薦舉之間蓋求什一于千百也。英宗正
統十四季詔各處舉到孺士照水樂季間事例送翰林院嚴加考
試選用不中者發原籍爲民。至天順復辟勵精圖治復兼行辟舉

之典。詔處上中學貴天人才堪經濟隱居高蹈不求聞達者所司
其實。奏聞時曹后等頗用事門客謝昭者教做蔡京召楊龜山故
事乃薦撫州吳與弼上遂命行人聘至京尋卽辭去憲宗成化十
九年李巡撫御史朱永等薦廣東舉人獻章學行可追匹古人乞以
此徵聘吏部謂獻章乃聽選舉人非隱士比遂移文取至京欲考
試職事獻章疏辭授翰林檢討二十季徵處士胡居仁不就孝宗
弘治十年令行各府州縣正堂保舉山林隱逸士懷才抱德經
明行修衆所推服者皆諦觀明代之卽有訪舉有保舉薦敷公之
諸司選任專之天曹而以所舉之精濫純駁覈舉至之公私兼貪
廣治下略補編卷六薦辟篇

故舉者咸皆于法而受舉者邊當其才無論章縫上士雲蒸龍變
卽未流異品亦爭目劇濯爲名臣如葉春王興宗隸萃也而名著
岳牧吳印郭傳繼流也而並列華津徐興祖厨後也而直拜光祿
卿况鐘黃子威以吏胥守蘇松萬棋徐瑤皆歷官何書自資格拘
而士始束于途矣弘治中王恕柄銓衡多所薦拔儲堆䟽薦謫藉
遺才盡被簡用汲引豈不以人哉嘉靖八季從給事中劉世楊之
奏命兩京科道及在外撫按官詢訪才行老成繫時望者從公各
舉所知至南郊詔下言祖宗朝雖定科貢之法而薦舉九重並列
千三途自科舉法行進士偏重而歲貢遂輕乃薦舉廢矣夫二途

並用則懷才抱德之士得顯於世不專于文辭今舉人無九卿之
望歲貢限方面之陞田野絕保舉之路以致人尙浮辭不修實行
守真才不可見也其令吏禮二部備按舊典開奏舉行然終四十
五季之間被薦惟文徵明生員葉幼學儒士王良又不以公卿處
其故何也大抵奔競日盛廉耻道喪蓋庶官固多于進而大臣亦
必求識面呈身者而後登薦順于是薦舉路塞吏部之權益重雖
欲偶一破格亦豈能勝其積重而卓異清修之士有甘心巖穴抱
膝長吟而已豈有肯俛仰懼懾輕爲萬乘之器者哉隆薦元季各
各處撫按搜訪境內人才及兩京九卿并各利道廣詢博訪有才

略過人忠誠任事或堪各邊督撫或堪各邊兵命有司或堪任清
理屯鹽無分見任去任各力疏薦三季祭酒姜寶題舉人中有孝
友睦嫻名實相平者請授之官時趙業吉張弘道袁禎呂潛並薦
授國子監學正萬歷初勤政求賢允祭酒趙用賢之請召舉人鄧
元錫劉元卿王之仕授以官南昌守臣范涑薦布衣章潢而黃梅
瞿九思以學行薦千直指徐兆魁鳳陽李呈芬以儒將薦于周御
史盤田司馬樂又巡撫郭子章特薦西蜀舉人來知德上嘉獎特
授翰林待詔蓋寤寐求賢誠不世異數云崇禎時以邊圉需才詔
廷臣各舉所知又行保舉法皆授以殘破州縣士亦無由盡展其

才嘗上下二百七十餘季間士得與薦舉之途者俱不乏人然國
初卒以用用之卒以效後或薦而不辟辟而不用用而不能建功
立業此何故哉蓋自科舉之法沿習日久衡士者以文章爲甲乙
柄銓者以書判爲得人而泉岩隱遼之士或方而少圓或魯而少
文或率其恬澹修姱之性而不驚于羶悅鸞嚇之具是以往往不
合于當時當世亦譁然排之聞有以科場嚴束無待士禮終其身
不肯就者又有以文章對偶爲可厭遂謝舉子業者迺竟以陸沉
宋人胡寅曰取士莫善于鄉舉里選莫不善于詞章是誠探本之
論然說者又謂人心不古審欲舉行而略文則恐教天下相率以

矯行立名于譽。此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况司薦舉者。又或不能無徇私之弊。此近世所以略德行而寧取其文舍薦辟而從事科舉也。獨不曰名者實之賓乎。好名而矯強為善。猶愈于不好名而安肆為惡也。其間萬一有偽行欺人家。修廷懷與夫徇私而繆舉者。則自當彰國法以懲之。嚴舉主連坐之條。孰敢不畏。詎可以不肖繩人而廢先王已試之成憲哉。

息關察氏曰。古者有徵聘而無薦辟。自周鄉舉取士而外。又有府史唯長所辟之制。則薦辟之法。尚矣。漢制公府之掾佐郡邑之屬吏。諸侯王之內史以下。皆得辟于其長。而相府亦有

辟大司空大司馬亦有辟。則薦辟之途。抑又寬矣。是非素履先飭于家庭。聞望藹著于桑梓。而欲其青交至幣禮爭馳。豈不有愧斯與乎。苟非寤寐寔切于旁。納羅不遺于飛。冥而徒曰弓旌載道。蒲輪貢野。豈不有蕤茲典乎。是故下之從上。必明去就之誼。上之求下。必盡尊禮之誠。所謂拊髀而思將師。側席而慕風流者。有之乎。秦書一歲而後。至公府九辟而不就者。有之乎。庶幾東漢盛時。此風猶照耀千古也。隋唐以降。制科取士。薦辟不行。然猶以疆場之事。其重兵戎之寄。至難許集。天下之英才。其圖闈外之至計。故節度方面行軍

用師肇開幕府。爭辟名流。其最著者。則如子儀置府朔方也。至留則杜黃裳判官。則張鎰所辟六十餘人。皆後爲將相顯官。馬愷之出使三城也。辟張建封爲幕佐。辟齊映爲判官。裴度之節度淮蔡也。辟韓愈爲參謀。辟皇甫湜爲判官。以至武元衡節度劍南而開府。極一時之選。韓滉節度鎮海而幕賓盡一日之長。無不協贊。戎謀輝煌。鼎輔豈僅爲私門。堯李乎。卽有宋之時。韓魏公奏辟尹洙而理學之儒出。范希文奏薦狄青而英武之帥興。卽建炎之後。劉子羽善謀。吳玠善戰。趙開善理財。無不由辟置而得之。明祖初定金陵。卽辟劉基。宋

濂諸人立開創之謨。後正大位。又辟方孝孺。王禕諸人表忠貞之節。人才之盛。豈不度越制科也哉。故首議取士以爲莫善于鄉舉里選。後儒臣請定制科而厭試義文詞浮複。皆設而罷罷而復設。始未嘗不以薦辟爲重。而後乃漸重制科也。彼呻吟佔俾。迎合王司童而習壯而售者。不過操刀以學割。不然則利祿而已矣。其德堪輔世。假拔茹以彙進者。有幾人哉。所以高挺不屑于棘閭。惻惻不媚于文藻者。寧志熙觀光。亦甘肥遯。以致國有遺珠之嘆。豈多挹璧之嗟。然則薦舉辟召。胡可以不行也。夫指終南爲捷徑。每咄咄以書空。虞士盜

虛聲豈曰無人然能做成周之制教民興賢出使長之教民
興能入使治之而一以德行道藝為軌則鄉之人得議之曰
某也良某也不良固難以空文自飾矣其舉者必且審察于
初規正于後以避濫舉之問豈良如規精神于乾凜決去取
于湖名情同射覆土則倖售不疑即明試固效主司弗任其
咎哉嗟乎所貴因文覈行耳奈何徒以文以科濟薦耳奈何
徒以科上下相虞名實相冒一切相保相保受相勸相之意
弛而不張民且不聞三物為何事安所得賢能而興之則四
岳場天子之廷三聘下耕夫之野徒付之今管之感而已終

廣治平畧補編卷七

平江 蔡方炳九霞集定本

郊祀篇

帝王郊祀

虞書曰舜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是以攝
位告而初為類禋之祭也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
川是巡狩至方岳而始為柴望之祭也未嘗有郊之名夏后氏尚
黑故于日既沒而黑為闇祭殷人尚白故于日方中而白為陽祭

其郊祭亦未詳論郊禮者亦準諸周禮而已按周之禮典莫大于
郊任莫尊于宗廟其次社稷其次山川百神于是乎有禮祀是柴
禋燎之禮以祀天神有血祭豕沈鬴辜之禮以祭地祇有肆獻裸
饋食禴禘嘗烝之禮以享人鬼天神地祇之祭一歲間舉而宗廟
人鬼之享四時特詳又大奇樂冬至地上員丘之祭則曰禮天
神夏至澤中方丘之祭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
地之分祭明矣天神則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觀風雨師
之類是也圜丘祭天則合天神禮之地祇則社稷五祀五嶽山林
川澤四方百物之類是也方丘祭地則合地祇禮之宗伯六器則

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
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戴禮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
至也夫報天而主日也垂于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于其質也
器用陶甒以象天地之性也于郊故謂之郊牲駢尚赤也用犢貴
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禘
宮尊祖親考之義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
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听
祭報示民嚴上也被袞以象天戴冕禩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
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

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生必在滌三月稷
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
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及始也周衰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
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祖所自出諸侯亦禘蓋禮樂自諸
侯出故孔子傷之時魯之祭祀亦多用天子之禮故孔子曰我觀
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謂
必不亨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謂祖宗
其祀孫當則魯不當用天子禮樂明矣或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
王室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然考魯惠公使宰請郊廟

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牲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奚事
惠公之請乎且用郊以冬至而魯用之于啓蟄天子四望而魯三
之名為後時降殺而竊郊望之名以為有罪故孔子耻魯之事而
因及杞宋之郊杞之郊也有禹後也宋之郊也有商後也是宜以
禹契配天周祀未絕而魯以周公配天是周公之所不居也

兩漢郊祀

漢興高祖入閔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
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
吾知之矣待我而具五也廼立黑帝祠名曰北時詔曰吾甚重祠

黃帝下各有編卷七郊祀篇

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祀者各以其時祠之如故文
帝十三年以歲比登詔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
駕被具駕車破馬之論西時畦時及諸祠壇塲圭幣俎豆以差加之明年
詔曰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
至明之極也今聞祠官祝釐皆歸福于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
夫以朕之不德而獨美其福百姓不與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
致敬無有祈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又採新垣平之說立
渭陽五帝廟祠所用其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文帝以郊見
渭陽五帝因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其明年新垣平以詐誅是後渭

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武帝即位尤敬鬼神之
祀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時亳人謬忌奏祠泰
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
東西郊日一大牢凡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立祠
如忌奏其後人復有言天子常以三年一用泰牢祠三一天一地
一泰一天子許之亦詔祠之於泰一壇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
鹿鹿屬也形似麀牛尾一角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
麟云于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于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
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後又并常山王封然

廣台上下各補編卷之七祀記簡

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後四年，帝乃詔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后土祠于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黃犢，而從祠衣皆上黃。于是天子東幸汾陰，見汾旁如絳，上遂立后土祠于汾陰。睢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榮陽，還遇雒陽，始巡幸郡縣，寢尋于泰山矣。時天子信用方士，封五利、天道、將軍、印，以候天神，而齊人公孫卿又以黃帝鼎湖之說說上，上卽拜卿爲郎，使東候神于太室，上遂郊雍，至懽西，登空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泰一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十一月辛巳朔旦，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三。

月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上因東上泰山，令人上石立之巔，遂東行海上。四月，還至奉高，天子至梁子，祀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緇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一之禮，封廣丈一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泰車子候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陞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親用樂焉。明年上郊雍，五時是歲修封，則祠泰乙五帝于明堂，上坐合高帝祠，坐對之，還幸甘泉，郊泰時，春幸汾陰，祠后土。明年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冬至，祀土帝于明堂。十年

復至修封者再焉。宣帝立尊孝武廟爲世宗，所巡狩郡國皆立
廟告祠。十三年正月，始幸甘泉郊。泰時其三月，幸河東祠后土，又
祠太室山于卽墨，三尸山于下密，祠天封苑，火并于鴻門，又立歲
星辰星太白勞南斗祠於長安城旁，成山祠日，菜山祠月月，又祠
四時於瑯邪，蚩尤于壽良，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可醮祭而
致。于是使諫大夫王褒持節求之。其泰時五時后土歲一舉祀，元
帝時郊見一尊，旧儀成帝卽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
王之專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聖王盡心極
慮以建其制，南郊北郊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

泉宮卽于雲陽立泰時祭于宮南。今行幸長安郊見皇天及北之
太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鷄谷中，阡陝
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兵，皆非聖主所宜。教乘郡
縣治道供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陰之地，難以
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于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于豐
鄗，成王郊于維也，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理可見也。甘泉
泰時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谷于古帝王願與，群臣議定
右將軍王商博士師舟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
于太壇祭天也，瘞薶於大析祭地也，埤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

地于大析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礼于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礼必于国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祠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享徒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天子從之又以衡譚議罷北時及歷代以來旧祠初罷甘泉泰時作南郊曰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刘向向对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祀况于国之神宝田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

苟而已也詔有司盡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祠在陳倉者平帝元始元年王莽等議始建始制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引周官天地之祀故定祭禮乃稱地祇曰皇地后祇地曰廣時分羣陰之類爲五部于是長安旁諸廟埤時甚盛矣及篡位崇鬼神淫祀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神凡千七伯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鷄當鴛雁大當麋鹿不亦悖乎光武建武三年初祭郊兆于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里壇天子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爲五帝位其外爲壇重管皆紫以象紫宮七年詔三公曰漢嘗郊堯其與

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以爲漢興不因綠堯宜以高祖配
上從之時帝好圖讖與群臣議郊祀事往往欲以讖決之三十年
車駕東巡群臣上言宜封禪太山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
滿腹吾誰欺欺天平會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污七十二代之
編錄從此群臣不敢復言明年帝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
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詔梁松等復案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
者三十六事于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許焉晨燎祭天于泰山
下南方群神皆從用樂如南郊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是年初
營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陛周祀地祇明帝永平二年

初○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歲○兆○五○郊○于○雒○陽○章○帝○元○和○初○上○東
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于濟陰成陽靈臺至
泰山脩光武山壇兆柴祭天地群神如故事更祀列祖南子明堂
各一大牢又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泰之安帝元初
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
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
爲非是乃更立六宗祠于雒陽成亥之地禮比太社也至桓帝好
神仙事延熹九年親祠老子于濯龍用郊天樂亦不經甚矣夫王
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義祀典之首也然則其所祀者天

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曰報祭。曰類禱。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無祀五帝之樂章而祀五帝之說。始于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爲之。訓詁以爲五天帝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宗並而亞于祀天者也。秦襄公政戎救周。列爲諸侯。而居西。自以爲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用事。上帝位在瀋。臣而臆于郊祀。君子懼焉。然以愚考之。襄公以其有國于西也。而祀少昊。白帝是猶宋人之祀閼伯。晉人之祀實沈耳。非郊天也。所爲郊祀若雍五時若甘泉太一。皆出于方士祈福之說。而非有古人報本之意。惟武宣以求仙成帝以求嗣。故三君親郊。頌多而其清心無求者。則領之。祠官修故事而已。世祖置郊丘于洛陽。以高帝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但范史紀志不載親郊之歲月。禮儀志云正月上丁祀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祀。豈每歲行之耶。祭禮志言二年初制郊。采元始中故事。按元始之制。常以歲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祀天南郊。以地配。冬至則使有司祭神于南郊。以高帝配。夏至使有司祭地祇于北郊。以高后配。然則天地之祭。每歲親祠者一命有司。祭者二。豈歲爲常。故不復紀述乎。

六朝郊祀

晉武帝受禪設壇塲于南郊柴燎告類于上帝是 尚未有祖配
又羣臣議五帝即天地皇氣時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寔一神
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
設一坐而已地郊宜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
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
古者秋郊不異宜并圓丘方丘于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
祀合于一郊帝又從之自從圓丘方澤不別立矣元帝渡江太興
二年始議立郊祀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
是時尚未立北壇故地祇衆神在天郊明帝太寧三年始詔立

北郊未及建成帝咸康八年追述前旨于覆舟山南立之是月辛
未祀北郊以宣穆張皇后配地仍魏氏故事也又自漢至魏立社
有二曰太社曰官社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祠壇與廟俱徙
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元帝建武中又依洛京立三社
一稷諸羣祀六宗祈穀雩祭之典亦間以時與云宋武帝永初元
年設壇南郊受皇帝璽綬是年皇太子拜告南北郊三年正月帝
乃親郊祀初郊祀舊儀廟祠以太尉亞獻南郊以太常亞獻孝武
孝建二年南郊亞獻命亦以太尉行之歷齊梁陳隋相承以禪柴
燎告天一如宋初禮齊武帝建元五年祀南郊自茲以後間歲而
廣治平略補編卷七郊祀篇

禮記卷之七十九
十
祀梁南郊爲圓壇在國之南常與北郊間歲正月上辛行事祀天
皇上帝于其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其北郊爲方壇在國之北祀
后地之神于其上以德后配諸應從祀之神悉如舊儀天監三年
左丞吳操之引傳云啓蟄而郊郊應立春之後何終之議以爲今
之郊祭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
之先後自晉并圓丘方澤同于二郊是知今之郊禮禮兼時報不
得限以一途也帝曰圓丘自是祭天先農卽是祈穀但就陽之位
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陽氣起于甲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時
可依告必須啓蟄在一郊壇分爲二祭自是冬至謂之祀天啓蟄

名爲祈穀又南北二儀注注有禋博士明山賓議以爲表記天子
親耕粢盛藉粢以祀上帝蓋明堂之禋耳郊不應禋帝從之五年
詔曰周以建子祀天五月祭地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
寅祀天七月祭地頃代以來南北二郊同用夏正詔更自詳讀山
賓以爲二儀並尊三朝慶始同以此曰二郊爲先并請述五帝于
郊皆以始祖配饗及郊廟受福唯皇帝再拜明土靈降祚臣下不
敢同也詔並如議六年議者以爲北郊有岳鎮海瀆之座而又有
四望之座疑爲煩重于是奏省四望江湖等座七年帝以一獻爲
質三獻爲文事天之道理不應然詔下詳議博士陸瑋明山賓等

黃帝平洛補編卷之七十九

以爲宗祧三獻義兼臣下上天之禮主在帝王約禮中義一獻爲
先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獻始省太尉亞獻光祿終獻帝又曰禮祭
月于坎良由月是陰義今五帝天神而更居坎禮云祭日于壇祭
月于坎並是別祭不闕在郊故得各從陰陽而立壇坎兆於南郊
就陽之義居于北郊就陰之義既曰就陽義與陰異月星與祭理
不爲坎自是南北二郊悉無坎位矣又以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
別有祀不煩重設郊祀二十八宿而無十二辰于義闕然于是南
郊始除五帝祀加十二辰座與二十八宿各于其方而爲壇八年
梁王祀南郊時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建儀曰封于泰山者

績柴燎禪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也七十二君燧人之
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石告成妄亦其矣
若聖王不須封禪凡主不願封禪土嘉納之陳武帝永走元年命
修園聖明年正月土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座
加五帝位其餘準梁之舊北郊以皇妣昭后配從祀亦準梁舊及
文帝天嘉中南郊改以高祖配北郊以德皇帝配天大中大夫許
亨奏曰梁儀注郊用一獻臣案周禮司樽所言三獻施於宗禋而
鄭注一獻施于羣小祀今用小祀之禮施于天神大帝此義爲不
通矣請凡郊丘祀事準于宗禋三獻爲先制曰可及宣帝卽位以

南北二郊卑下更議增廣失而不決至大建十一年從祠部郎王
元規之議詔增修丈尺如前北齊制圓丘于國之南太陽門外道
禘祀後周憲章姬周郊祀之式多依儀禮隋高帝受命欲新制度
乃命國子祭酒辛彥之議定祀典爲圓丘于國之南太陽門外道
東二里仁壽元年冬至祀南郊饗吳天上帝及五方天帝位并于
壇上如封禪禮以皇考太祖武元皇帝配煬帝大業元年改以高
祖文帝配自三代以下之主雖視郊祀爲具文而梁武帝猶講曰
其制則猶有敬天地祀之意也

唐代郊祀

唐之祀南郊高祖有事者一太宗有事者四皆以冬十一月舉行
高宗永徽二年亦以十一月辛酉有事南郊至總章元年命世
勳用兵高麗于十二月丁巳俘高藏以獻丁卯乃郊時後遂參錯
無定期矣然郊丘配享之典亦畧有可考馬唐初貞觀禮冬至祀
昊天上帝于圓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于南郊以及穀而
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至高宗時禮官謂
太史圓丘祭昊天上帝在壇上而燿魄寶在壇第一等則昊天上
帝非燿魄寶可知而時令及顯慶禮猶著六天之說顯慶二年禮
官等議曰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寔倉故註

廣雅釋詁卷之七 禮記
月令及周官皆爲圓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按易云日月麗乎
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云在天成家在地成形足明星家非天草
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上則稱昊天以蒼
昊爲體不入星辰之列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無二馬得尚有
六是以王肅群儒咸駁此義又孝經云郊社后稷別無圖丘之文
故王肅等皆以爲郊卽圓丘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而今從鄭說
分爲兩祭圓丘之外別有南郊口栗正經理深未允且郊及明堂
本以祭天而佞皆以爲祭太微五帝傳曰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
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佞位周祭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

而祈穀皆謬論也曷若一遵初議若郊若明堂皆專祀昊天各以
一祖配之而感帝之屬則從祀于天子禮義人情爲兩得乎由是
盡黜鄭說而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乾封元
年詔祈穀復祀感帝二年又詔明堂兼祀昊天上帝及五帝開元
中左補闕王仲丘欲合貞觀顯慶二禮據有其舉之莫可廢之之
議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于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
圓丘以祈穀臣謂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上辛祈穀于上帝則上
帝當昊天矣鄭佞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以一與故夏正月
祭所生于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

祈穀之壇徧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一禮皆用貞觀禮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圓丘臣謂雩上帝為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鄭玄說帝上帝也乃天別號祀于圓丘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今合而貞觀嘗祀五帝矣請一禮皆用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于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明堂臣謂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天為感帝引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則屬之昊天鄭玄稱周官旅上帝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不容并而為一故于孝經天上帝中之曰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

其處以避后稷今顯慶享上帝合于經然貞觀嘗祀五方帝矣請一禮皆言既而蕭嵩等撰定開元禮雖未盡合古而天神之位別矣其配祀之主武德中冬至及孟夏雩祭皇地祇于方丘祭地祇于北郊以景帝配而辛祈穀祀感帝于南郊季秋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以元帝配貞觀初圓丘明堂北郊以高祖配而元帝惟配感帝高宗永徽二年以太宗配祀明堂而有司乃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長孫無忌等與礼官議以謂自三代以來歷漢魏音宋無父子同配于明堂者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以祖宗合為一祭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以文武

共配而王肅駁曰古者祖功宗德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于明
堂春秋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以此知祖宗非一祭
于是以高祖配于圓丘太宗配于明堂乾封二年詔圓丘五方明
堂感帝神州皆以高祖太宗並配則天垂拱元年用元萬頃范履
冰儀郊丘諸祠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玄宗開元十一年親享圓
丘張說韋緇爲禮儀使乃以高祖配而罷三祖並配至二十年蕭
嵩等定禮而祖宗之配定矣肅宗寶應元年太常卿杜鴻漸禮儀
更判官薛頤等言帝者冬至祭天子圓丘周人配以遠祖唐高祖
非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以配天地而太祖景皇帝受封于唐卽

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祀配天地諫議大夫黎幹以謂禘
者宗廟之事非祭天也而太祖爲受命之君不宜作配爲十詔十
難以非之書奏不報乃罷高祖以景皇帝配代宗時太常博士獨
孤及曰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纘禹黜夏湯
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
太祖景皇帝始封于唐天所命也由是配享不易至天地合祭之
文則自則天天冊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禋宗即位將有事于南
郊諫議大夫賈會議曰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
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于廟則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

郊則地祇羣望皆合于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所于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是時睿宗將祭地于北郊。故曾之議寢。玄宗既定。開元禮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于南郊。是時神仙道家之說興。言玄宗皇帝降丹鳳門。乃建玄宗廟。二月辛卯。親享玄宗皇帝廟。其後遂以爲故事。終唐之世莫能改也。初中宗時。將享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言。皇后當助祭。于是以皇后爲亞獻。補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娘。以執豆。馬則裝甚矣。至德宗貞元六年。又以皇太子爲亞獻。親王爲終獻。亦一切臨時增飾之所爲耳。

宋代郊祀

自五代以來。喪亂相繼。典章制度多所散逸。至宋太祖乾德元年。詔有司遵行典故。以副寅恭之意。以是歲合祭天地于圓丘。初有司議配享。請以禘祖升配。張昭獻議曰。隋唐以前雖追立四廟。或六七廟。而無徧加帝號之文。梁陳南郊祀天皇。配以皇考。北齊圓丘祀昊天。以神武升配。隋祀昊天于圓丘。以皇考配。唐貞觀初。以高祖配圓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恭惟宣祖皇帝。積累勳伐。肇基王業。伏請奉以配享。從之。自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六祭。並以四祖迭配。太祖親郊者四。並以宣祖

配太宗卽位其七祭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是歲親享天地始奉太祖
祖升侑雍熙元年冬至親郊從禮儀使扈蒙之議復以宣祖配淳
化三年禮儀使言皇帝親郊故事在京并去園丘十里內神祠及
所過橋道並差官致祭而獨遺太社太稷文宣武成等廟請出宮
前一日遣官致祭從之真宗時有司言冬至園丘孟夏雩祀夏至
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
孟冬祭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奉太祖太宗並配詔可仁宗
景佑二年郊詔以太祖太宗真宗三廟萬世不遷南郊以太祖定
配二宗迭配親祀皆侑皇佑五年詔自今園丘三聖並侑嘉祐六

年諫官楊政論水災由郊廟未順禮院亦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
唐使用三祖同配後遂罷之皇祐初詔三聖並侑後復迭配未幾
復並侑以爲定制雖出孝惠頗違經典詔請如兩制議七年詔南
郊以太祖定配神宗熙寧元年以尙在諒闇詔詳定今年冬至當
與未當親行郊禮王珪上議曰按王制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
爲越縵而行事謂不敢以卑廢尊也將來冬至宜躬行郊廟之禮
熙寧四年王珪言南郊乘輿所過必勘箭然後出八此師行之法
不可施于郊祀又皇帝自大次至版位內臣二人執翟羽前導號
曰拂翟失祀尤甚請除之元豐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以太祖

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位高宗紹興十二年臣僚言自南巡以來三歲之祀獨于明堂而郊天之禮未舉來歲乞行大禮詔建園壇于臨安府行宮東城之外時張杓議建齋宮可一勞永逸字文价曰陛下方經略河南今築青城是忘中原也遂罷役孝宗隆興二年詔今歲郊見可令有司除禮物軍賞其餘並從省約乃以正月一日有事南郊進胙于德壽宮上壽飲福自後並如上儀光宗紹熙二年十一月郊以值雨行禮于望祭殿度宗咸淳二年將款謂南郊適太史院言十六日太陰交蝕遂改來年大約南宋以後南郊親祀僅間一舉人而已

元代郊祀 天之禮衣冠尚質祭器尚純

元之初興代有拜天之禮衣冠尚質祭器尚純帝后親之宗戚助祭其意幽深古遠報本友始出於自然憲宗即位之二年始以元服拜天于日月山又用孔元措言合祭昊天后天后土以太祖睿宗配享世祖之十二年以受尊號遣使禱告天地下太常檢討唐木金舊儀於國陽正門東南七里建祭臺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位二行一獻禮自後國有大典皆卽南郊告謝馬成宗即位始爲壇于都城南北里大德六年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九年宰執等言祇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日天曰祖宗曰社

禮記卷之七 郊祀考
穆○今○宗○廟○社○稷○歲○時○攝○官○行○事○祭○天○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
祀○宜○如○宗○廟○社○稷○遣○官○設○祭○歲○用○冬○至○于○是○曾○中○書○集○議○博○士○疏○
曰○冬○至○園○丘○惟○祀○昊○天○上○帝○至○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
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迄○無○定○論○按○周○禮○冬○至○園○丘○禮○天○夏○至○
方○丘○禮○地○時○祭○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祭○何○可○法○也○今○當○唐○虞○三○
三○代○之○典○惟○祀○昊○天○上○帝○其○方○丘○祭○地○之○禮○續○義○以○聞○其○一○切○儀○
注○除○從○祀○受○胙○外○悉○依○唐○制○武○宗○即○位○命○御○史○大○夫○鐵○古○迭○兒○郎○
南○郊○告○謝○天○地○主○用○柏○素○質○玄○書○為○即○位○告○謝○之○始○至○大○一○年○大○
臣○議○立○北○郊○未○果○行○至○泰○定○四○年○御○史○臺○臣○言○自○世○祖○迄○英○宗○咸○

未○親○郊○惟○武○宗○英○宗○親○享○太○廟○陛○下○宜○躬○祀○郊○廟○制○曰○朕○遵○柱○祖○
舊○典○其○命○大○臣○攝○行○祀○事○文○宗○至○順○元○年○親○祀○昊○天○上○帝○於○南○郊○
以○太○祖○配○自○世○祖○混○一○六○合○至○文○宗○凡○七○世○而○南○郊○親○祀○之○禮○始○
克○舉○焉○

明代郊祀

洪○武○初○中○書○省○臣○進○郊○社○宗○廟○議○冬○至○則○祀○昊○天○上○帝○于○園○丘○以○
大○明○夜○明○星○大○歲○從○夏○至○則○祀○地○于○方○澤○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
從○德○祖○而○下○四○代○各○為○廟○廟○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孟○
春○特○祭○于○各○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于○高○祖○廟○祀○社○稷○以○

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太祖從之行之已久水旱不時災異時見太祖因覽京房災異之說獨斷于衷謂天地猶父母也爲子之道致父母異處安得謂孝乃倣古明堂遺制定議合祀天地奉仁祖配享如前二十一年又增修壇壝于大祀殿丹墀內東西相向爲日月星辰四壇又于內壇之外以次爲壇二十亦東西相向爲五岳五鎮四海四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神祇歷代皇帝諸壇其日月星辰初有朝日夕月黃星之祭至是始罷歷代皇帝及太歲風雲雷雨岳鎮每貢山川月將城隍諸神初俱春秋二祭至是亦停春秋惟每歲八月中旬擇日于山川壇及帝皇廟祭之特命禮

部曰前代之祭期以歲止一祀古人祀天于南郊義以義起耳故曰南郊祀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至陰祭之于陽月于理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蓋言祀地尚實不尚華後世執古而不變遂使天地之享反不及人之享若使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則當汗尊而杯飲茹毛而飲血巢居而穴處也謂今世可行斯必不然也命太常每歲合祭天地于春首正三陽交泰之時人事之始也時親郊禮成天宇澄霽慶雲昭煥上心甚悅勅中書省臣曰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爲先祀事之禮起于古先聖王其周旋上下進退奠獻莫不右儀然儀必貴誠而人心難測至誠

廣治平略補遺卷七
者少不誠者多。暫誠者或有之。若措禮設儀文飾太過。使禮煩人。倦而神厭。弗享非禮也。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朕周旋祀禮。十有一年。見其儀大繁。乃以義起。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而上下忻悅。若有嚮答于朕心。命儒臣紀其事。以彰上帝之昭格。而錫黔黎之福。朕與卿等。尚夙夜無怠。以答聖明之休祐焉。建文時。郊壇更奉太祖。祀卓永樂八年。後巡幸北京。多命皇太子代祀。禮畢遣本部尚書復命。十八年北京天地壇成。每歲親祀。如儀而南京壇有事。則遣官祭告。洪熙時奉太祖太宗並配享。按分祀天地之說。始見于周禮。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各從其類。

以求庶得其神之來享。然天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六經言天必與地俱。孔子言郊必與社對。天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爲瀆乎。況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爲瀆。亂靡雜地。先天食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地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爲歲正。歲正之首。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于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亦可也。夫類于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烏可以合祭之禮起于王莽。而以爲不經耶。夫事苟合義。固不當以人廢。聖祖乃斷自宸衷。復爲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

禮凡所謂六宗山川群臣皆各有壇以從祀蓋復有虞之典于四千餘載之後凡所謂天王太乙五太帝之類一切革去禮典之正所僅見也又合配天地于南郊之一壇而加屋焉則是泰壇明堂爲一制也列聖相承皆以太祖太宗配是郊祀宗祀爲一禮也其亦禮以義起者歟至嘉靖中夏言請更郊祀言古者祀天于圓丘祭地于方澤是故地于南郊就陽之義瘞于北郊卽陰之象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者哉至于一祖二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不于二至而于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辨因引程朱之論以駁合祀之不經疏人上方以大禮悲群

臣將大有更易得之甚悅是時群臣多以合祀爲宜夏言復疏出明祀享之議曰周人以后稷配天于郊以文王配帝于明堂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穆也今宜奉太祖配天于圓丘所以尊太祖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所以尊太宗於是復會群臣集議時群臣主分祀者百九十二人主合祀而不以分祀爲非者二百有六人帝命再議于是張塏雜引五經及諸史言郊祀者條析合祀之非明分祀之是名曰郊祀考議土之帝曰分祀良是乃命建圓丘于南郊其北爲皇穹宇建方丘于北郊按南爲皇祇室作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十一月己酉冬至帝親祀圓丘奉太

祖西向配各駢犢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從祀四 乃各駢
 牛一恒星五曜群星乃雲雨風雷師各牛羊豕一復命禮官等議
 禘祭大雩秋報諸禮五月壬子夏至初有事于北郊用駢牛一黃
 琮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太祖西向配駢牛一從祀四壇五岳乃
 鎮山海瀆諸神各太牢一八月癸未初夕月祭于西郊如朝日禮
 十七年改昊上帝稱皇天上帝穆宗隆慶元年禮官言先農之
 祭即析穀遺意今二祀並行于仲春不無煩數宜罷祈穀于先農
 壇行事大享禮亦宜罷詔可惟四郊如舊崇禎時陳龍正以南郊
 祭期應用冬至之月日用土辛疏曰古聖王郊天確有定期不用

至日孔子對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土辛郊特牲
 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曰以至王肅曰周之郊祭于建子之月
 也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也夫冬至不恒遇辛則用辛為冬
 至之月明矣鄭佐云用事曰者人君當齋戒自新亦言不用冬至
 日也惟周禮大司樂云冬日至于圜丘降天神後人錯解此語遂
 置用辛而不考豈知周禮原云冬至不云冬至日也云至日則
 為冬至之曰孔子所云至日閉關是也云日至則是日至之月而
 非本日也即孔子所云其月以日至也諸家混冬日至為冬日日
 一字顛倒遂使郊天大禮行于閉關不省方之候于年踵誤有待
 廣雅釋義卷七郊祀篇

皇人臣謹按上辛者謂日至之月第一辛日也如冬至在十一月下旬則用中旬之辛日也在中旬則用上旬之辛日在上旬則用十月下旬之辛日也蓋所謂日至之日論即氣不論月朔也或冬至即逢辛者此為仲辛不為上辛亦不用本日郊也倘郊期果用上辛則冬至朝賀從容端拱聖躬自有餘清不必移拜揚于次日又于迎方至賀方中有一舉罔得者時以大典久定不得擅議故弗果行

息閑蔡氏曰古今郊祀之議所以喁喁爭鳴人人異見者一在子天地並祭也一在乎祖宗並配也夫郊祭之禮見于周典

三代以來未之或改而後之議者或文子分祭或主于合祭焉配享之禮鑿于周易三代以來亦未之或變而後之議者或主以嚴父或主以尊祖焉考之祀天圓丘祀地方澤饗帝于郊祀社于國郊社並重雖有明徵而詩書所載每詳于天而略于社豈非以天子配天其祭必以上帝為主后土而下祇從尊卑以為序焉固尊無二上之義也然統于所尊則后土可合上帝而為一若從其所重則帝天之祀何嘗不可分而為一乎帝天既可分祀則郊祖亦不必合為一禮但以形體為天主宰為帝岐形體與主帝而二之則分祭之義而已

紛矣。至若祀天子於郊，而以後稷配祀於明堂，而以文主配。此分祀分配所自起，不知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尊之則祀之，惟以其誠故壇而不屋焉；其以祖之有功者祀，亦所以尊之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親之則祀之，必備其物，故屋而不壇焉。其以宗之有德者配，亦所以親之也。而況郊而配以遠祖古禮也，明堂而配以近宗周制也，尊尊親親，周道備矣。乃漢之世，不特岐天與帝而一之，且分一帝而為五帝，匡衡始正其禮，而劉向復紛其說。至王莽而特謬更甚焉。若其祀天以高帝配而祀地以高后配，其甚焉。唐以父子同

配，宋以四祖迭配，不經更甚焉。人臣之祭天地者，有正祭有告祭。祭天子於圜丘，必於南郊者，從陽位也；必於冬至者，順天道，生物之始，以報天也；祭地於方澤，必於北郊者，從陰位也；必於夏至者，順地道成物之始，以報地也。此所謂正祭者也。若如舜之類于上帝，望于山川者，以受終也；武王之告于皇天后土，又柴望並舉者，以代商也；成王之用禮于郊社于新邑者，以營洛也。此所謂告祭者也。正祭有常典故，其禮一而專；告祭因乎事，不拘其時，不擇其位，故其禮要而簡。大典昭垂，可無煩議者之紛紛也。惟宋制初用合祭，而元豐六年之

一郊主下分祭于是顧臨曰合祭是范純禮曰分祭是蘇軾
曰分祭非劉安世曰合祭非而當時卒從合祭之說矣初以
嚴父配其後祖宗迭偁升配之禮不一于是王珪曰請以嚴
父呂誨曰請以尊祖錢公輔曰請以祖宗李受傳曰請以祖
者而當時卒從明堂尊父郊以尊祖之說矣何如明祖之斷
自聖衷尤爲不易之典乎第究禮意于于載之下不明其儀
文固無以定沿革之制不求其名義亦無以訂議論之寔則
古者其席藁結其祭掃地其罍陶匏果何爲也抑知鬼神之
享享于克誠黍稷之聲不如明德明乎此而一陟一降在帝

左右矣以至日月之從祀于郊也以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
然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以何
內外則日月又未嘗無專祭也其他逆暑以晝迎寒以夜寒
暑太甚則祭以禳之寒暑不時則祭以祈之以至龍見而雩
蓋因祈設七月而雩蓋因水旱以勞定國則有祀以禦大災
則有祀以告太平則封禪以告順成則祭蜡所以享百神者
莫不詳焉此則聖王在上象靈皆陰拱而受職者也特舉此
備祀神之文而格神之寔詎在是歟

廣治平略補編卷之八

任將篇

歷代任將

聞之將。兵之權在將。而將之權。權在君。而世之為君。謀者曰。持大兵者。如持盤水。正傾在俯仰。一致蹉跌。求止不得。奈何。其弗慮之。且兵卒多。則有弱幹之患。張弛擅。則有尾大之虞。勳名盛。則憂其難制。統轄久。則懼其難收。况捐千百萬之衆。出之千百里之外。而

可無御哉。故爲君謀者，其說常在于御。爲將謀者，則不然。曰：將貴專威，兵貴合變。握三軍之號令，而受命于中，制則不威，制一時之利害，而計定于千里，則失變。故明君必假之以建威之勢，而與之以制變之宜。世主不達斯義，一切以鈐制束縛之術施之。此忠臣士志所爲扼腕而大息也。御之亦何益哉？故爲將謀者，其說常在。于不御，然列爲之奈何？孫子固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非言皆當不御，而凡不御者皆勝也。人主之權，未嘗不子人，而木嘗不重子人。子其所能者而靳子其所不能者，則御將之道已而能豈易言哉？故任將者，試之五材，材律之以五慎，觀之以十過，稽之以

八証，知其將之果能乎？于是有避殿之召，有吉廟之儀，有登壇之拜，有分闔之任。凡以爲能將尊也。搦斧而授之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搦鉞而授之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凡以爲將能專也。是故戰守異用，不撓其機；衆寡異宜，不制其數；遲速異效，不責其期；會賚賞異施，不問其出入；母以盈庭之議，而間帷幄之密謀；母以懸憶之言，而淆當機之定算。凡以爲能將寬也。鼙鼓金鐸，聰有所不聞，而非壅也。懼多言之亂聽也。旌旗麾幟，明有所不見，而非蔽也。懼多指之亂視也。凡以爲能將信也。如是則將權一，將權一則上足仰，上足仰則下可用。是以將無疑謀，卒無二心。

口無還令事無嘗試師一出而遠人攝白刃不畢拔而天下服也
昔者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
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勝武王曰敢問
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
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
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即次將乃就舍炊者皆成
將方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
知士卒之飢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飢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
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百刃始合士爭

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爲其將能寒暑飢飽之審而見勞逸之
明也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軍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
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
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所以古者六軍之制軍
將皆命卿無事則將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八則典司政本出
則經營四方而宜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戎而王心載寧又命皇
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徐方爲之震驚然三臣者皆世臣虎則
康公之子皇父則南仲之世程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詩書禮
樂夙講於家庭功勳闋先孚于丙外耳目之見聞有素技藝之

傳。昔有常。一旦用之。必安詳閑雅。若成持重。不失于倉皇。失律。輕
易。誤國矣。其後漢高帝。嘗大度知人。善任韓信。謂帝不善將兵。而
善將將。善平。蘇老泉之言曰。將之才。有大小。傑然于庸將之中者。
才小者也。傑然于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
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昔者漢高帝
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鮮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
南王。供具飲食。一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
未有功于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于里之
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

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于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于富
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于樊噲。滕公灌嬰之
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合則終歲不遷也。項
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
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
賞之。則彼將素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嗚呼。高帝可謂
知大計矣。此將將之道也。東漢光武亦善御將。關輔之役。不取諸
將之健鬪。而獨遺馮異。潁川之寇。以寇恂之憂國。而獨委寇恂。荆
州之事。以吳漢之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才畧。而明于授

任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者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
戾而大官無餽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
誅譴者蓋古稱善將將者莫如漢高帝之子韓信也請兵則
兵請王則王未聞有殊一方畧異一謀議者而馮異專制關中光
武推赤心而置之腹君臣父子之論懇懇然發于至誠彼二將者
安得不殫智畢力報國士之過而赴功名之會哉晉武帝時馮統
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切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曰何
以言之統曰臣以為善御者必識六變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
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

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
異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恨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
謀猷益其名耀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
不賞勳張跋扈遂違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之大禮抑之
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而生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善
唐太宗時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內外
懷服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
李世勣于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嘗謂李靖曰當
今將帥惟李勣李道宗薛萬徹孰堪大用靖對曰陛下常言勳道

唐治平時補卷之六
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微。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思。聖。言。不。
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倖。而。成。功。者。
也。故。孫。武。曰。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無。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
云。耳。德。武。四。年。秦。叔。寶。兼。王。世。充。降。唐。高。祖。俾。事。秦。王。府。主。尤。獎。
禮。從。征。夏。州。破。尉。遲。敬。德。功。多。帝。賜。以。黃。金。紕。勞。曰。卿。不。恤。妻。子。
而。未。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况。子。女。玉。帛。乎。尋。
從。討。世。充。建。德。黑。闥。未。嘗。不。身。先。鋒。盛。敵。有。驍。將。銳。士。震。耀。出。
入。以。奪。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叔。寶。提。鎗。刺。于。萬。衆。中。莫。不。
如。志。高。宗。儀。鳳。中。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

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譽言文
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溢洽亂哉。
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陵。棧論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
斷可見矣。夫才生于世。世實須才。志士在富貴與貧賤。皆思立功。
名以傳于後。然知已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
溝壑者。悠悠之人。直睹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畧哉。故漢拜韓信。
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群臣觖望。此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
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尙賢而囚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嘆其生不
逢時。夫以廣之未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北邊。而卒不任。故近不知。

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此身
 為時至所知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謀舉吳賈充荀勗沮之以二
 人不同終不大舉此據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
 奇挹策而望朝奏夕召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
 有志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聘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母令久
 失職又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為王者大事存亡係焉將非其任
 則珍人敗國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避諸葛亮此
 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為本今之用人類
 將家子或死者孤兒進非幹畧雖竭力盡誠不免于傾敗若之何

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籍若陳湯
 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勲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今以
 四海之廣億兆之眾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耳又賞者禮之
 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
 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
 后近者薛仁貴郭待封棄用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實政罪止削除
 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顧收後効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
 乎夫刑賞一虧百年不復故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今罰既不
 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寔益忘大

廣雅釋義卷之六

體之臣。恐。資。勳。唐。端。府。庫。意。雖。刀。以。為。益。國。所。謂。償。毫。厘。失。于。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以。欺。安。有。寓。不。信。之。合。設。虛。賞。之。格。乎。德。宗。興。元。元。年。上。以。李。晟。渾。瑊。討。朱。泚。謂。陸。贄。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對。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于。閭。誓。莫。于。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為。大。權。昧。于。責。成。以。指。磨。順。旨。為。名。將。鋒。士。支。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瀕。而。走。計。于。于。里。之。外。運。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緩。之。志。非。為。無。益。其。損。實。多。陛。下。宜。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

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傾。其。言。以。取。重。深。其。托。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大。迫。于。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然。當。其。時。憤。兵。悍。將。連。衡。接。勢。東。擊。西。應。朝。降。暮。叛。生。肅。代。之。後。中。官。得。政。行。軍。始。于。輔。國。軍。容。自。子。朝。恩。暨。德。宗。之。興。元。置。中。尉。于。神。策。兵。權。國。命。盡。在。北。司。矣。蘭。騎。虎。臣。皆。其。子。育。方。岳。戎。帥。率。自。賄。成。至。有。市。井。賈。販。之。夫。臺。壘。斯。養。之。賤。拆。券。而。取。于。里。諂。附。而。得。通。都。至。于。蹈。利。干。賞。壞。法。侵。紀。姑。息。假。借。養。成。驕。孽。君。位。天。祿。如。從。其。貨。賈。以。居。焉。故。唐。氏。之。基。圖。終。為。藩。臣。所。損。夫。古。之。賢。臣。在。國。則。為。相。在。軍。

則為將。商則阿衡。佐升陟之伐。周則尚父。領渡盟之師。姬旦東山之征。以冠淮奄。孔子夾谷之會。以策齊魯。漢高文之朝。命相于諸將之列。武宣之後。轉軍為執政之官。留侯漢祖之謀。臣未嘗親矢石。高密光武之元勳。參則理沮。豆孔明處士也。西據荊州。建蜀三分之勢。元凱書屋也。東平吳會。成晉一統之基。江右五朝。兵官尤重。二衛四軍。五較七帥。皆選朝廷。績重之士。縉紳名望之流。介冑武人。非所預也。唐初大臣。入為三公。八座出為行臺。總管自三代而至。唐氏莫不合兵農而議政。通文武以命官。是故苟有制勝之術。何必擊制之利。乃為勇。苟有經邦之道。何必章句之學。乃為文。

若夫積恩澤以植遷階。奔走之勤。奮以敢死為武。以引強為材。羸股肱而決射。御程軀幹而角健捷。此所謂匹夫之敵一隊之長。又豈將之云乎。宋初諸將。奮自草野。出身行伍。與屠狗販豬者無異。及見于用。皆卓然自樹。蓋由太祖之置將也。降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各而崇其藝。畧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每朝必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嘗令有司為郭進治第。凡廳堂悉用甌瓦。有司言非親王不可用上。曰郭進控扼西山。丁餘年。使我無北顧之憂。進豈減兒女雅。此可謂降之以息矣。郭進在山西。嘗有軍較。訟其不法。上曰進御下嚴。是必罪人。慎進法。欲誣進以

廣治平略補編卷之六在將編

自免也使中人掉以賜進令誥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矣西北
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徃徃賞賚又輒以十萬奉漢趙
守關南屬州錢七百萬餘貫悉以給與漢趙猶私販權場規免商
筭有以事聞者上即詔漢趙悉免關征故邊將養士足以得死力
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以財矣李漢
趙郭進皆終于觀察使所居不過巡簡使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
然皆得以便宜從事郭進殺山西每遣成卒諭之曰汝等謹奉教
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少軋此
可謂小其名而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伐然彥昇

之守原州繼業之守靈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畧其小而求其大
矣何繼筠屯隸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四十年其餘皆不
減十餘年邊境賴之此可謂久其官而責其成矣夫寵之以非常
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養之以惠則其力足小其
名而不撓權則位卑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聘畧其過則
材能進久其位則功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不易于是太祖兼用之
故能平西蜀拓湖湘下嶺表克江南所向遠志太宗所任征伐者
皆太祖勳舊嘗與寇準言及將帥上曰將帥才畧固不求其備但
量其能而用之上自節麾下至二千后第其功效而投之微勞盡

願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猜貳之嫌微勞盡甄則無觖望之虞所以各務忠孝而固祿位悖亂不得而萌也真宗咸平中幸大名府詔訪群臣邊畧右正言孫何疏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王故有築壇告廟而授者有推轂分闔而遣者軍功爵賞皆決于外參佐僚屬許之自辟蓋善師不陣上將伐謀事權宜再號令貴一古者充戎之外餘皆偏裨近代加以副貳參以監臨事有嫌疑動相牽制而為將者又多武人崛起軍侯稍遷恩不足以懷遠人威不足以御群較或逗遛而玩寇或險果而輕敵蓋選將之術任人之道或有所未盡故也今之節度使昔之大行臺今之都部署

昔之大總管將帥列衛至今猶帶度支營田等使者蓋元戎之任無不統攝也原其責成之道欲使民不告勞帥有必勝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也爰近代始有供軍糧料之名隨軍轉運之目使額既眾適從無所司計者不知尺籍伍符之數握兵者不恤飛芻輓粟之苦群口交沸互相督責託將上旨而實戾成算動必中覆而大費官帑陛下何惜上將之旗鼓通侯之印綬不子文資大臣擇訪委以節制勿俾武人擅其權勿使中使撓其事闔外之漕輓一以付之境內之租賦權利一以與之使其有牛酒而犒軍有黃金而傾敵舊坊謂監陣先鋒之類咸取偏將為之仍令稟其節度與夫

列較齊驅。近臣迭往。不可同年語矣。慶歷三年。知諫院歐陽修疏曰。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才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略之人。尤爲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而已。于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于邊陲者也。不知朝廷以此救事爲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爲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盡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蚤賜采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

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才。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伏見唐及五代。至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可稱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于軍中自可求將。試略言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伎倆。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一伎勇實服共百人矣。以爲百人之將。可也。合于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此一人之伎實勇。能服共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于裨將。而又教之。夫伎勇

出。于。人。之。上。難。爲。勝。矣。則。當。擇。其。識。見。機。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才。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定。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足。而。遞。遷。以。補。至。於。較。師。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萬。矣。又。秦。觀。策。曰。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強。弱。任。有。久。近。敵。有。堅。

脆。地。有。遲。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晉。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強。矣。而。潰。于。晉。陽。坑。于。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卽。墨。可。謂。弱。矣。而。粟。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強。弱。也。穰。苴。之。用。於。齊。拔。于。閭。伍。之。中。也。一。口。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于。赤。壁。以。玄。德。之。視。陸。遜。甚。于。雛。鷺。而。蜀。師。敗。于。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鎚。兵。取。成。都。

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近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立得志于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于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奔焉。射中飛鳥。攻擊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子已而禍于人。則功有所不立。利于今而害于後。則事有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

也。古者闔外之事。將軍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仁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高宗時。學士汪藻上疏曰。方今所急者。惟馭將一事。而馭將之說有三。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劾之王。爲之不敢嘗闕而坐。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焉。溫造物之祐曰。今日膽落于溫。街史失先驅。不肅。過詔進焉。于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代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敗萌于胸中矣。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

者之力足以勝焉。然後周施曲折。唯我之聽。不然。竊術詭售。毀首
碎胸。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漢高祖之于諸將。其梟雄而難
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于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
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真之信。
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既項羽死。垓下則又
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才。而周旋曲折。唯高祖之聽者。信蓋
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也。故甘心俛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
人君之于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
始足以得其驩心者。非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

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
得獸耳。如蕭何。則發蹤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於帷幄之
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于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
所以成也。今謀臣之体宰相之政。是已。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參
議其間。此曹何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
則憑藉權勢而已。臣以爲當律以朝廷之儀。毋使參議論之餘。庶
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効。三說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孝
宗時。楊萬里疏曰。臣聞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使之奔走淬礪。以
爭先於爲用。長治而不乱。有急而不可乘者。蓋聖不示天下以其

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如。此。而。已。矣。今。天。下。之。所。以。患。于。無。才。而。才。尤。患。于。無。將。其。病。在。高。者。趨。文。科。以。售。其。身。下。者。伏。于。農。商。其。精。銳。果。敢。者。有。所。挾。而。莫。之。用。則。去。而。爲。盜。賊。一。旦。邊。事。動。而。無。將。則。茫。茫。然。以。求。之。而。天。下。莫。之。趨。夫。如。是。焉。得。將。昔。周。有。大。司。馬。之。官。日。夜。選。將。閱。戎。如。是。而。爲。車。徒。如。是。而。爲。鼓。鐸。鑼。鏡。如。是。而。爲。坐。作。進。退。後。至。者。誅。不。用。命。者。斬。夫。大。閱。者。非。真。臨。陣。而。應。敵。也。後。至。者。至。于。誅。不。用。命。者。亦。何。至。于。斬。哉。而。其。法。如。此。蓋。其。所。以。處。暇。裕。之。日。與。處。憂。亂。之。時。無。異。也。則。天。下。何。以。窺。上。之。無。所。事。我。而。我。不。爲。也。哉。臣。願。天。子。增。重。武。事。不。改。于。有。事。

之。時。訪。求。將。才。不。啻。如。有。事。之。初。而。宰。相。大。臣。亦。折。節。以。下。才。畧。武。勇。之。士。毋。責。其。鄙。野。之。狀。而。怒。其。桀。崖。之。氣。特。賜。之。燕。閒。而。延。見。之。以。陰。求。天。下。之。奇。傑。待。之。異。而。養。之。久。此。所。謂。不。示。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者。也。則。緩。急。之。際。亦。何。至。于。茫。茫。然。以。求。之。哉。又。曰。臣。聞。今。之。議。者。曰。選。將。莫。如。宿。望。而。新。進。者。未。足。用。也。臣。竊。以。爲。六。然。選。將。之。與。任。相。相。似。而。不。同。是。故。相。不。厭。舊。將。而。不。厭。新。擇。相。而。不。以。舊。不。足。以。壓。天。下。之。望。選。將。不。以。新。不。足。以。激。天。下。之。才。蓋。天。下。之。相。必。道。隆。而。德。重。名。節。全。而。才。畧。高。天。下。之。人。曉。然。服。其。可。以。相。也。是。惟。無。相。相。之。而。天。下。無。異。論。

故曰相不厭舊。至于將則不然。夫所爲宿將者。功烈就矣。名位高矣。富貴極矣。腹田甲第。金玉寶貨。充乎其家。歌童舞女。酬宴沈湎。泊乎其心。昔之精明之謀者。將暗然而鳴。果之氣者。將發然矣。天下有事。使之舍所甚棄。而任其所甚憂。最甚愛之身。而捐之必死之地。彼則畏矣。以今之畏。合前之驕。焉往而不敗。故曰將不厭新。李廣之在漢。驍雄傑出。其君知之。天下知之。北邊亦知之。廣之心。翹然以無人視天下。自以爲漢將。非我則不可也。然衛青霍去病。崛起于戚里之中。與單于角勝負。深人大幕。而廣乃以失期無功。死開元之後。王忠嗣哥舒翰之威名。邊功天下第一。天下之人以

爲一日不可無忠嗣與翰也。幽陵盜起。廟堂失措。忠嗣則存。而使翰則又敗復。兩京平安。史者乃一未有功之干儀。而忠嗣部曲中之一光弼也。當廣之盛時。忠嗣與翰有大功名之日。天下豈知有衛霍李郭哉。然則宿將之與新進。未易以相輕重也。且人之有才者。孰無自喜之心。而人于富貴功名。孰無願欲之志。自喜其才。則必求所以自試。志于富貴功名。則必求所以自取。不因其自試之心。而激之以自取。而曰吾必得宿將亦惑矣。故臣以爲今日之取將。莫若以新儒士之通敏沈雄者。行陣之嘗有聞者。武舉之有所蘊而不徒虛文者。士卒之有能而自異者。卑賤有挾持而不

自達者豪猾有過而其才可贖者君相豈意焉不測而識之于稠人之中無故而置之萬眾之上庶幾乎如高帝之得韓信者何患天下之無將也哉

明代任將

明高帝用兵料敵機變如神請將奉命成功不吝官賞嘗謂劉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生死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是年太祖命將出征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衆師有紀律戰勝功

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常遇春然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令遠專主中軍策厲羣師連籌決勝不可輕動三年大將軍徐達以偏將胡得濟失律械送至京上諭達曰右丞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必欲朝廷治之將軍欲劾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直之待莊賈乎自今務威克厥愛毋辜姑息時監察御史袁凱言國家蕩平四海固資將帥之力然今天下已定將帥多在京師其精悍雄傑之士督兵有餘而于君臣之體恐未悉究臣願於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或五人或二人

唐白平各補編卷八王將請

每于諸將朔望早朝後俱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意
全身保家之道油然而生至于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加矜恕養
廉恥以收他日之功則人材輩出矣上嘉納之遂勅省臺延聘儒
士于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二十年以上以中外武臣多出自戎伍
罔知憲典故所為往往麗法乃親製大誥三十二篇以訓之俾知
守紀律撫軍士立勲業保爵位頒之中外永為遵守二十一年帝
又以將臣于古者善惡成敗之事未能通曉特命儒臣編集古名
將所為善惡為一編釋以直辭俾蒞武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
成祖用兵號令嚴明信賞必罰分合應變機智如神然不避勤勞

與士卒同甘苦大戰數十小戰無算必先陷陣未嘗被創自大將
而下及于旗校悉識其能否勇怯臨陣指使各盡其用俘獲敵將
置于左右待之不疑人心悅感皆欲奮力自効永樂二年有言甘
肅總兵宗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帝諭侍臣曰任人不專則不能
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宜
德七年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同知李景調度有方今
缺指揮使請以任景帝曰爵賞當自朝廷此輩猶効唐河北事耶
為人臣者但當竭忠盡力為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得越制以干
憲典舊制武職非有攻城畧地之功雖千百戶不輕授非從征而

黃台平各甫編卷八
紀將篇
身獲帝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閱

死事者至子孫亦多不世襲永樂革除之際衛所官旗軍有稱奉天征討守城征哨拿人有功陞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者有稱江上朝見并招船招人擒首奸惡逃叛等項俱作奉天征討名目陞職者以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征討有功陞職者爲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職替職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爲舊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與舊官同所以厚諸奉天征討者又如此武職之濫其始于此乎正統間有所謂被掠走回遇駕拿馬者天順初有所謂奪門迎駕者或以陞職或以署職而得實授承襲此猶非常之遇非常之恩不許後爲例也迨天

順間冒功買級紛紛于天下權勢之養奴隸足迹不出都邑四方一年征進功賞文冊鱗次其名官陞必極其任子孫又皆世襲武職之濫其極于是乎正德間各處軍功之濫如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領兵奏帶至三四百名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斬馘之列又復另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齎執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效勞紀驗之地既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馭勸之實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難以枚舉冒功之名至是濫極矣時世監奏議曰首級論功非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鬪

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割其首。則再不能戰。而為敵所乘矣。故割之者多。非殺賊之人。而又或殺已降。或殺良民。或偶得單行之賊。被擄逃出之人。而割之多。非真功也。臣初平賊江西。見彼殺賊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及後總鎮官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又有等身不出京。而寄名各邊。其虛冒何可也。竊謂凡有征戰。宜遴選彊明剛正之人。以為紀功之官。痛懲此虛冒之弊。庶可杜賞功之濫乎。若夫廢襲之法。宜不分新舊官。皆令比試。中者准襲職。不中者發回弓馬。後五年再比試。中降襲一級。不中者仍發回。又五年再比。中者降襲二級。不中

者仍前施行。其立功之祖。無正支子孫者。並停襲。庶可革廢龍之濫乎。若夫犯罪。一切依律問擬。其犯罪及永遠克軍者。除其籍。勿襲。犯本身軍者。降襲二級。其他罪犯。並須待犯人身故。然後許起送比試。庶可免縱罪之濫乎。嘉靖時。詔下其議行之時。許穎陽論其弊曰。人君之馭將也。其始則擇之精。精則將得其人。其既則任之專。專則將持其柄。苟人有不得。則雖貂蟬四布。而干城之托。無所歸。柄有不持。則雖貔虎雲屯。而闔外之功。無由建。誠有精于擇而專于任者。頗收集于禁中。而皇威遠播。孫吳走于堂下。而天策長驅矣。昔漢之選將也。有良家智勇之異。而復裂地以封之。唐之

選將也。有明習孫吳之科，而復勒石以旌之。宋之選將，也有論策
弓馬之殊，而復舉劍以授之。宜埽烽燧于邊疆，執渠魁于絕域，而
名將屢出，良有以也。我國家內設團營，外分監帥，勳裔則養之于
國學，世胄則隸之于衛學，所以養之者，祿矣。論策以觀其蘊，技射
以觀其能，所以求之者，至矣。而一有所警，輒雇當守拊，驛之嘆，豈
其中原之無將哉？擇不精而任不專，故也。何也得于考校者，不過
挽強荷戟之粗才，取之廩襲者，率乃黃口白丁之監子，指此而擇
固已非矣。况制從中出，牽于文法之拘，而遷徙無常，苟且于旦夕
之擢，卽此爲任，又豈專乎？嘗鏡諸古文武兼資，所謂儒將也。吉甫

卻穀其上矣。祭征虜之雅歌，臨戎羊叔子之輕裘布信，是胡可以多
得也。次則武競而文不足，以才勝者，何能悉數？第馭之之方，在
持之柄者，何如耳。有功同而遲速異者，則漢高之於韓信，光武之
于耿弇，是也。蓋三秦未檄，則片言拜將，不爲速。河北徐定，則擢印
馳封，不爲遲。亦各從其時也。有法同而操縱殊者，則楚成之于子
玉，秦穆之於孟明，是也。蓋違律喪師，非戮之則何以謝國，而因敗
思奮，非釋之則何以伸仇，亦各有所爲也。閩以外將軍制之，權宜
速授也。漢武拜將於入塞得之矣，而太原未下，宋祖獨緩曹彬之
賞，非鼓舞之一道乎？不用命者，殺無赦，令宜嚴肅也。光弼斬將于
廣治，平格捕編，卷八，在將篇。

河陽得之矣。而鄴城未破。王猛獨狗司隸之請。非顛倒之一術乎。不以賤故。棄如穰苴。拔于寒微。衛青起于奴隸。可也不以諛故。易如魏文之信樂羊。唐憲之信裴度。可也。又何拘拘于一法哉。而猶善乎。何景明之論任將曰。任降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垂成而敗。撓於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于騏驥者。必至也。然繫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于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向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為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繫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繫驥之足者。不可望

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刃冒矢。以為功也。羸糧躍馬。以為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積墮。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子之以立斷之權。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輿。瓢亡不破者也。十夫牧羊。無不擾者也。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單收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以趙括。卒

賈台平各補編卷之八任將篇

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劫代爲軍之籍。而趙括爲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者責于將也。善制之于已。而監之于人。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使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息閔蔡氏曰。古來善將將者。莫如漢高。而不善將將者。亦莫如漢高。何也。方劉項爭持之際。勇將雲興。擇主而事。而漢高能收無雙之信于呼吸之間。控爪牙之布于駕馭之下。者無他。其登壇以拜。推食以賜。有以感其心。踞洗以見。供帳以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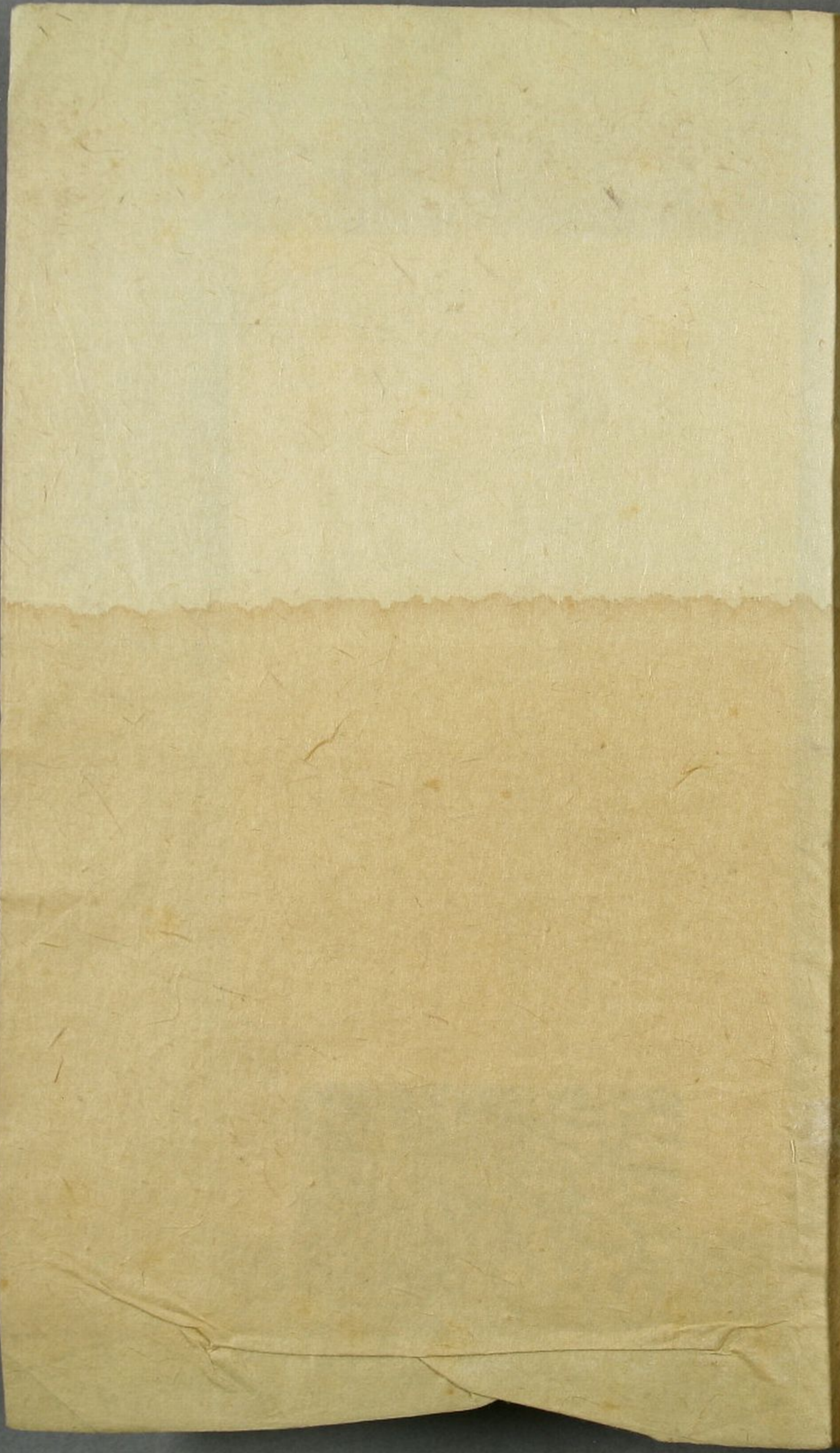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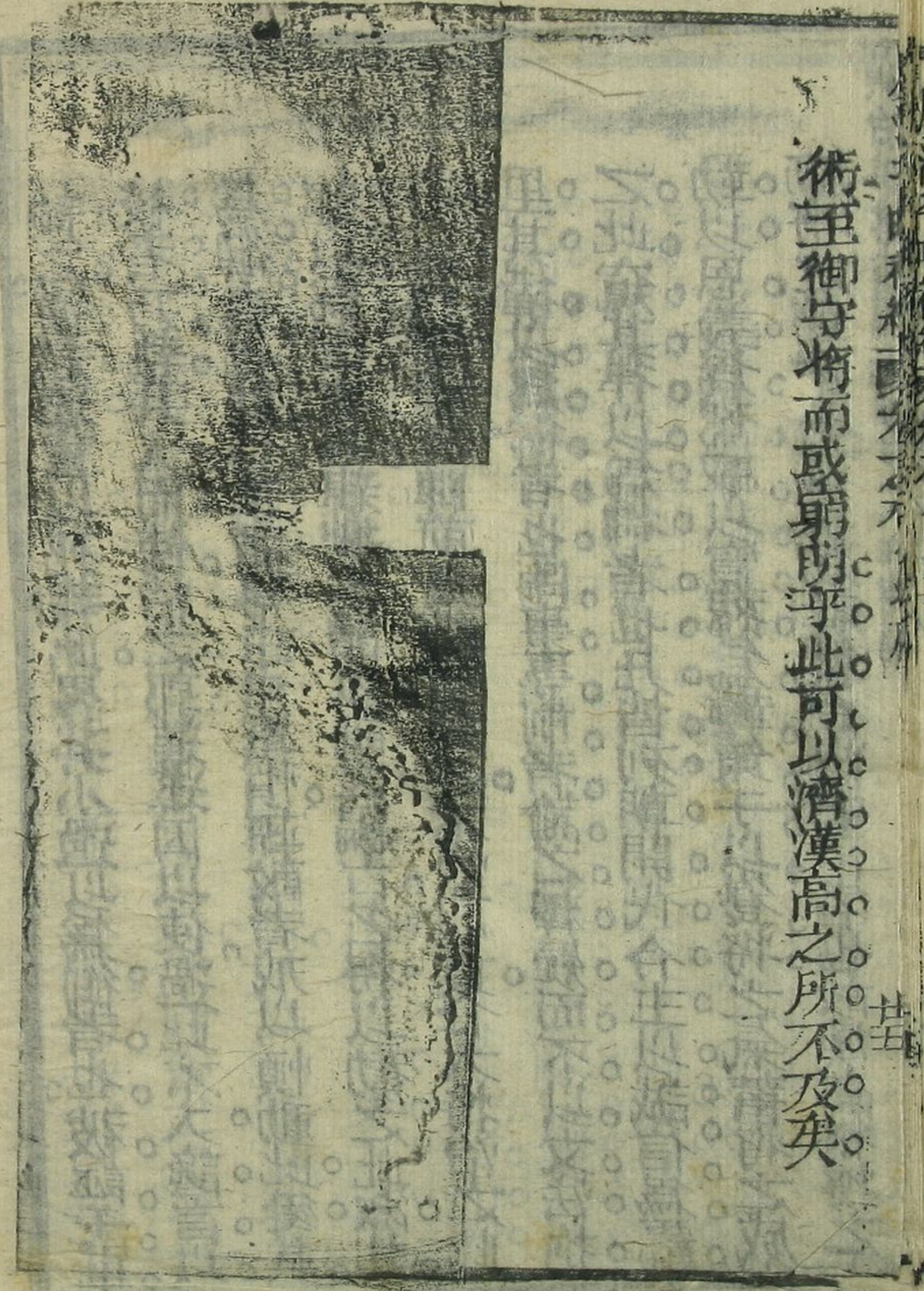
以折其氣也。他若灌嬰以販絹之匹夫。而拔之周勃。以吹簫之羈民。而取之顛倒掌股。不知其術是將將之妙。用爲不可及。已然天下已定。環視西顧。無一足恃。慨然有感。丁安得猛士之歌。時信布之徒。各圖飛颺。難施籠絡。是何其術之善用于前。而不善用于後耶。蓋將有二。曰攻將。曰守將。御攻將也。以術。御守將也。以恩。此恒道也。若夫以縱之者爲御。以制之者爲御。未嘗無權。然特一時操舍。閤闢之妙。未可以爲定也。故御守將者。必寬繩尺。假事權。俾之展布。四體毋爲雲中。差級之守也。布誠心去諛言。俾之得效死力。毋爲河南代任之。

將也。久其歲月，軍民素孚。如我陽岷山之愛，則絕南顧之憂矣。予其軍租，士卒效力如馮門幕府之利，則免扎寇之虞矣。夫不造擊其不中制，其進退之宜，兵則足以自固，財則足以自贍，有不士卒感其恩，吏民愛其德，敵國畏其威，國家享其福者哉！不然而束濕以待之，詛詐以待之，譬如養鷹者，本以轉擊也，乃虛其凌霄而繩束過甚，雖帖然不敢高舉，而欲其從禽，安可得哉！故羣臣疑譖者，不妨封其章以授之，此示之不疑，以為御者也。敵將歸來者，不妨資之金以聽之，此廓其大度，以為御者也。掠人之子女者，乃責其人而陰

諭之。漢超逐誓以死報，此畧其小過，以為御者也。被誣軍校者，乃執其人而使治之，郭進遂因以使過，此不入諛言，以為御者也。能持重者，專主中軍，慎禦敵者，戒以慎動，此愛其軀，以為御者也。親舉大誥以訓之，編古名將以勸之，此淑其心，以為御者也。陣前畏縮者，朝廷不治，而貴令大將治之，此里其權，以為御者也。臨事專制者，諭之釋疑，而不以文法拘之，此寬其律，以為御者也。凡皆列朝開代，合主以誠信為羈勒，以恩義為駕馭，以寬恕為鞭策，予以養將之氣，蓄將之威，勵將之節，激將之勇，為社稷金湯之計者也。故漢高將將之

術至御守將而或弱明乎此可以濟漢高之所不及矣

其五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0820